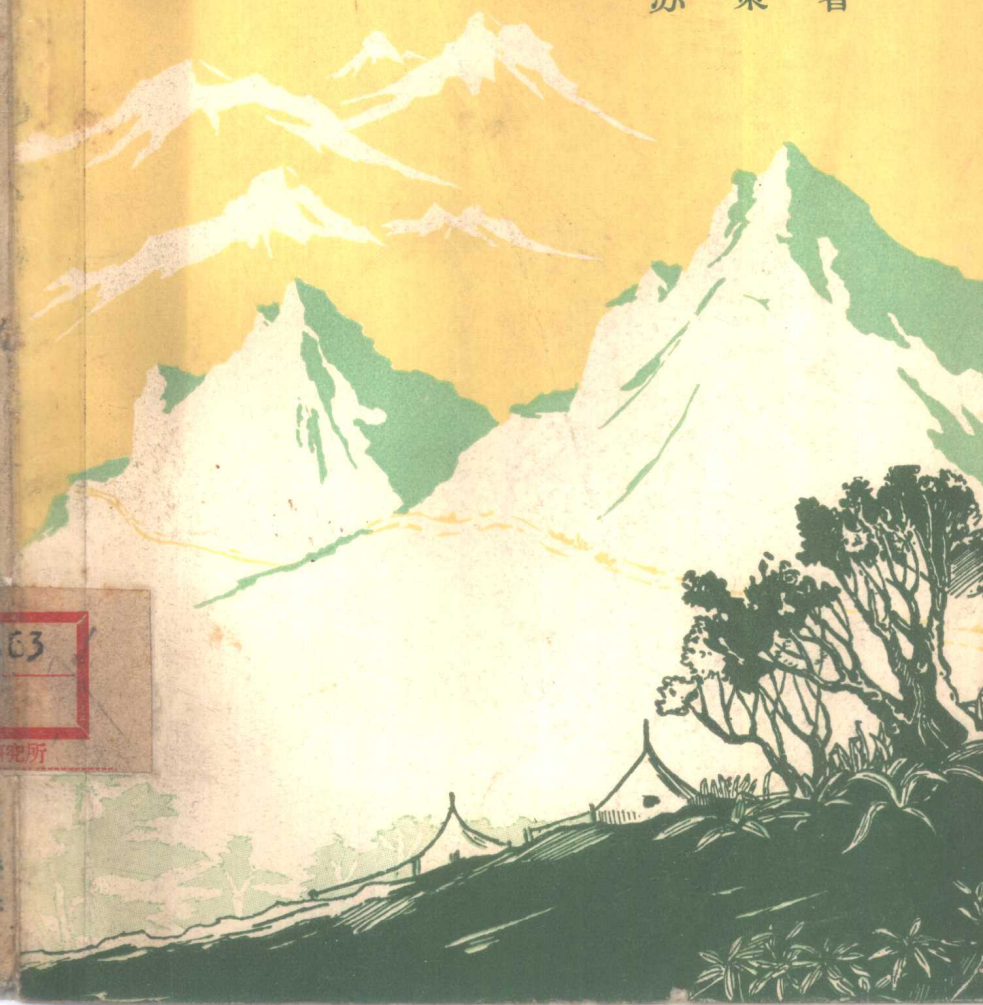


雀兒山的朝陽

苏 策 著



63

研究所

雀兒山的朝陽

王 德 著



雀兒山的朝陽

蘇 策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3年·北京

雀兒山的朝陽

苏策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1/8印張 96,000字

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1—10,000

統一書號: 10009·125

定價(6)四角二分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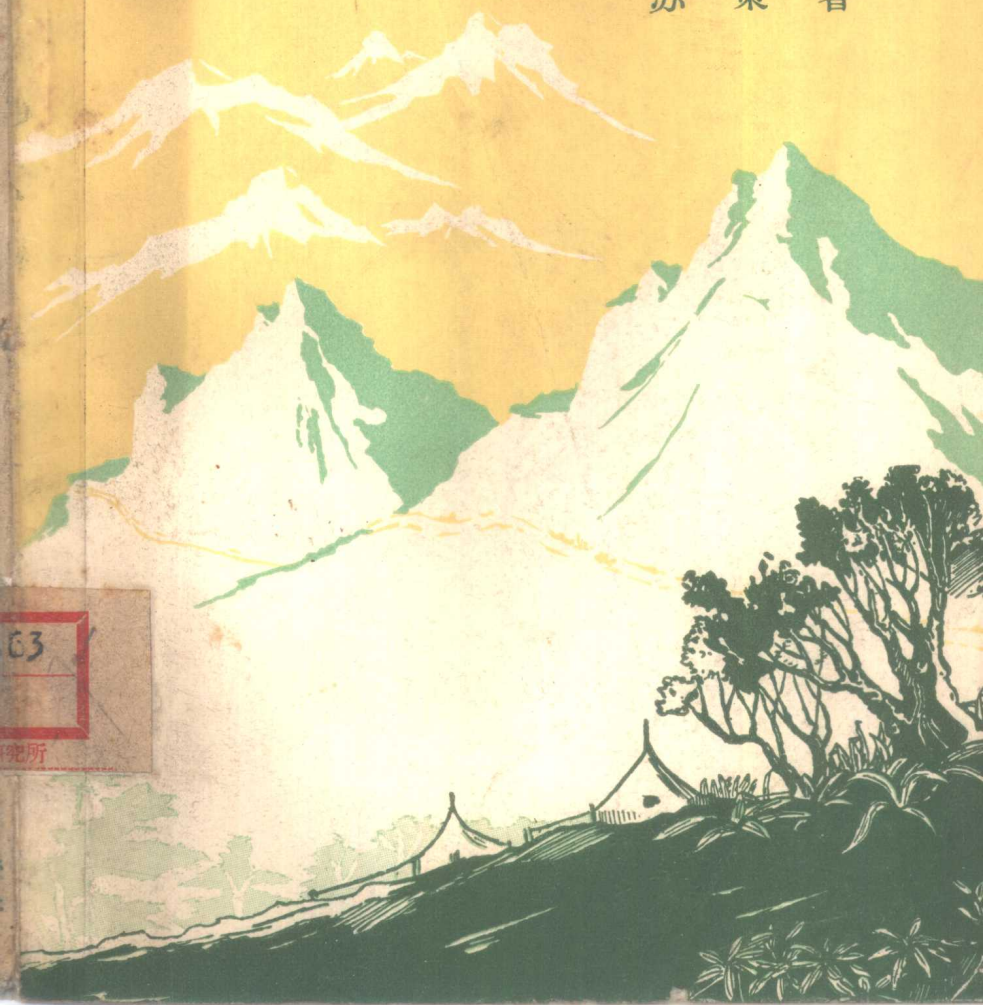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收有：“到高原去”、“雀兒山的朝陽”、“远方的信息”、“通往边疆的道路”、“蘭卡湖的女教师”、“扎西”等六篇。

它反映了建設边疆、保衛边疆的人們的崇高品質和英勇事迹，以及他們對建設祖國、保衛祖國的無限熱情和忠誠。这里有：在高原修路的英雄；热爱飯站工作的上士；为祖國歷尽艰苦采集礦石的边防軍班長、战士和景頗族的小姑娘；为护送物資給兄弟民族，冲破土匪伏击圈，以少勝多歼滅大股土匪的一排英勇的边防軍；献身于兄弟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青年女教师；在战斗中逐漸鍛煉成長的藏族青年战士。作者着力刻画了这些感人的人物，同时也描述了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美丽的边疆風光。

封面設計：袁运甫

雀兒山的朝陽

苏 策 著



63

研究所

雀兒山的朝陽

蘇 策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3年·北京

目 次

到高原去.....	7
雀兒山的朝陽.....	21
远方的信息.....	52
通往边疆的道路.....	87
蘭卡湖的女教师.....	110
札西.....	139

到高原去

画家刘艺来到康藏高原了。

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兒子曾經在康藏的部隊工作过，才想到來这里，而是为很多文章說到康藏的美丽所吸引的。画家这样想：重慶解放前，生活压得自己喘不过气來，創作丟了好几年，应当先多画一些風景画和速寫，把手熟一下，然后留在瀘定，好好画一幅紅軍長征时渡过的瀘定桥。

另外，教授也不能不說还有这样一种思想：他平素看不慣那些怕难怕苦的人，这次自己要作个样子給他們看看。当然，有人对他这个行动是怀疑的，对他說：“你的精神我非常欽佩，可是老兄，別忘記自己已經是五十歲开外的人了。康藏可不是个普通的地方……”

画家一听见这样的話，就有三分气：“这样說，我就坐在家里等死吧！难道現在住在康藏高原上的人都是神仙？”

当然，也有人这样对他說：“康藏决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可怕。如果你能和修路的部隊联系上，我可以保險你一切困难都沒有了。”

由于这样一些不同的意見，画家就决定放棄了去看东西綫筑路大軍会合的願望，只計劃走到昌都，画些風景画。并且除了帶上自己常备的用品以外，还特意向朋友們借了件皮大衣、一件小皮衣和一条小皮褲，此外还買了件小絨褲和毛背心，还帶了些年青人認為多余的預备用品。

軍隊向昌都开出的車子，沒有專車，照例都是滿載物資的，因为听說美專的老教授來了，并且帶的东西多，所以，車子上只放了薄薄一層大米袋，只叫教授和一个急于回康藏的部隊干部乘坐。这样，既比空車好，也比商車好——走起來不顛也不挤，也不用等那固定了的商車班期。

几十年的教書生活，使画家的言談非常謹慎。他除了上車的时候，知道那个部隊干部姓王以外，別的都沒有更多的詢問，只是坐在車上不断地打量着思忖着他：这个人大約有二十五、六歲吧？看样子和自己的大兒子年紀相仿；臉上又黑又紅——教授知道这是康藏高原上特有的顏色，愛說，愛笑。他是一个什么脾气的人呢？对我这冷漠的老头子不会討厭吧？他好像是才來內地不久的人，对内地的什么都有着很濃厚的兴趣。

“抽烟嗎？”

“謝謝，我不会抽。”教授一生拘謹而清苦的生活，使他拒絕了这个嗜好。

“真不会抽嗎？”王同志自己点起了一支，“这內地的烟味真好。我說，老先生，像你这把年紀去康藏是有点不太適宜。”

“你也这样說嗎？”教授略略有点吃驚，也或多或少有点

不愉快。他看着車外飛馳着的四川的風景：一片平坝連着一片平坝，一条小山連着一條小山，一片水田連着一片水田，……这些都是几十年看慣了的。他想：“康藏究竟是什麼樣子呢？”

一見到二郎山，教授驚訝起來：山頂埋在雲霧中，樹木像手指一樣的伸向天空，汽車發着低沉的聲音，沿着盤道緩慢地爬着，走過的公路像亂麻一樣的流向深淵去……

教授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歌，稱讚地說：“‘二呀二郎山，高呀高萬丈……’這歌真說得不錯。就是偉大，偉大……”

“這歌真說得對吧？”王同志微微一笑，臉像個紅柿子。

“這歌寫得不對吧？”

“假如，二郎山高萬丈，那康藏別的山該怎麼形容呢？這是康藏最低的山呀！前面就是個折多山，你看看吧！”

“這無非是個形容之詞！”教授听着這青年的話有點不相信地想着，“可是不這樣形容又能如何形容呢？”

折多山像個大饅頭，表面看來，它是不動人心的。汽車順着綿長的盤道緩慢地爬着，越爬越高，到了半山腰上，小雨來了；再向上雨就變成了雪，山頂上，雪像蝴蝶似的無邊無際地飄着，打在臉上，像針刺的一樣疼。皮衣、皮鞋都失去了力量，寒風像刀子一樣銳利。但是，翻過山去，冰雪不見了，太陽依然懸在空中。

現在，教授開始信任地望着王同志了，他不再嫌他年輕、多嘴，而是希望他能多講些征服這些高山的英雄故事。

一見到雀兒山，教授完全驚呆了，因為，王同志告訴他，山下的新路海，和折多山頂一樣高。而雀兒山却還像巨人一樣

的矗立在面前。

教授要求在山頂上略停一停，他想把这里的景色記憶一下：他一会跑到烈士亭上，一会跑到标着拔海“五〇五〇”公尺的标高牌前，看着那盤旋在山腰的飛鳥，看着那披着雪衣的山嶺的海洋，看着那用推土机推着路上積雪的道班……他喃喃地重复地說着：“真是名不虛傳。这个路是怎么开出來的呢？用什么样的手开出來的呢？……”他想速寫一幅，但是車隊不願等他，在連連按着喇叭催他走了。他爬上汽車喘息未定，就要求王同志給他講筑路大軍征服雀兒山的故事。虽然很多故事他已經从報紙上的報導知道了，但現在听起來特別动人而親切。

妥坝的一夜是緊張的，听說明天要連續翻越甲皮拉与达馬拉兩座大山，本想好好睡一夜，但是怎么也睡不着。这里地势太高了，胸上老像压着一塊石板一样，喘不过气來。夜里又冷得不行，王同志臨睡前把他的皮大衣加在教授的身上，但还只是像多盖了一張紙一样。

昌都是个充滿陽光的溫暖的城市。教授和王同志在部隊的招待所里安安穩穩地住了四天。四天之后，王同志和教授來告別，他要繼續向前面去。教授心动了，他問着：“你說，前面再沒有什麼大山了嗎？”

“像雀兒山和甲皮拉、达馬拉那样的山是沒有了。”

教授想了想，問：“这一路你看我身体怎么样？”

王同志摆了一下：“我开始真替你担心。”

“我被你們的英雄故事吸引住了。我的好朋友。”教授嘴

角微微帶着笑意，他有点激动地說，“我本來只想画些風景画，但听了你的故事以后，我想：画康藏的風景不先画創造这風景的人是不行的。我决心改变从前的計劃，和你一塊到前面去看看你們的部隊。可以嗎？前面不是沒有什麼大山了嗎？”

当汽車从兩千公尺高差的山頂滑向怒江的时候，教授立刻被那怒江兩岸的驚人的景色迷住了。兩岸的插入云霄的峭壁，把天空挤成了一条線。教授不只一次走过三峡，但这里的江水比長江窄得多，兩岸的峭壁有的地方緊对在一起，像是輕輕一跳就可以从这个山头跨到那个山头去……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桥，因为地形的限制，它是一个斜坡桥，巨大的鋼桥架，插到对面的石崖里去，那石崖上彫着四个大字：“英雄陣地”。

教授真感动極了，他觉得自己渺小起來：“这在重慶是死也想不到的，想不到的。多么偉大的工程。在这样懸崖陡壁上，怎么能鑿出路來？架起桥來？人难道能像螞蟻那样在牆壁上爬嗎？听說康藏修路常常有‘懸空打炮眼’的事，可是，这兒的作業要比雀兒山难得多……”

他的思路被王同志打断了。“你看这条江！教授同志。”

江水匆匆忙忙流着，它綠得像樹叶子一样，只有撞击到岸边岩石的时候，才迸發着白沫。

“你看現在的水可有多穩呀！”

“这水还穩呀？”

“去年我們零四部隊七月到这兒的时候，江水每秒流速是八至十公尺。你看見沒有？那时江水漲到这个地方。測量隊过不去，部隊也过不去，但是过不去人就架不起桥，就别想今

年通車拉薩。吸烟嗎？噢，你是不吸的。那時真把馮師長急壞了，他親自爬山越嶺去探路，最後他挑選了一位英雄，帶了五個人去渡江。那時候可真緊張極了，他們坐在一隻旧橡皮船上，渡了兩次都失敗了，第三次他們划到江中，船橫着走起來，像是在水上飛一樣，他們船後拖着的一根電線（想帶過一根電線然後拉過鋼絲才能架橋），被水打斷了，一隻槳也叫電線挂到水里了，船一個勁地在水里打圈子，衣服都打濕了。後來他們齊心協力終於划到了對岸……對了，快上車吧。”

“那電線不是斷了嗎？唉，何必客氣，你先上吧！”教授心里想着渡江的故事，爬了兩爬沒有爬上車去。一邊還在問着，“光過去幾個人也架不起橋呀？”

“那是後來又用木頭拴了一根電線飄過江去的。來，我拉你一把，好。他們過去以後也沒吃也沒喝，餓了一天，然後他們拉過電線，拉過鋼絲，又拉過鋼繩，才架起了一條鋼索橋，隊伍才能過江去修路。”

“哎喲！”教授嘆了一口氣，“我的天，沒有犧牲人吧？那好，過了江就好修路了……”

“好修路了？”王同志在揮着手說，“事情可不那麼簡單。你快看，橋西頭那座高山，就是眼前那個。上面寫着‘征服山’三個大字的那個，看見了沒有？……”

“我眼睛不大好使。啊，”教授用力順着王同志的手指看着，“啊啊，看見了，‘征服——山’，這山好高呀，這山光光的連根草也沒有。”

“好，看清楚了吧。那麼，”汽車緩慢地過了橋，立刻走進